

中国种业数十年之痛

一头猪，能享受到的待遇是什么？身价 3 万，搭乘波音 747 专机，远渡重洋。企业董事长、政府领导亲自到机场，拉横幅迎接，待遇堪比超级大人物出访。

三年前，发生在昆明长水机场这一幕，折射出中国种业数十年之痛。而这，不过是每年降落在中国的上百架种猪专机中的一架而已。

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和消费国，中国的种猪却长期依赖进口，高峰时，一年进口 2 万头。2020 年上半年，种猪进口量再次激增，以 10591 头创历史同期最高纪录。

丹麦长白猪、英国大约克夏猪、美国杜洛克猪，世界三大猪种垄断了中国 98% 的市场，本土猪市场被挤占到只剩下 2%。

被挤占的何止是市场，更是整个中华猪种的存亡。

上世纪 80 年代，本土猪还是中国人餐桌上的主角。如今，100 多个本土猪种，31 个濒临灭绝。以做回锅肉的四川成华猪为例，最危急时，当地一度“只剩五六十头”，比大熊猫还稀少。

拥有 9000 年养猪史的大国，在外来猪种面前，溃不成军。对此，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陈清明痛心疾首：“猪种的灭绝是一场生态灾难。”

猪，还只是这场“灾难”的冰山一角。除了种猪，我国的种鸡，种牛……甚至连北京烤鸭的种鸭，都依靠进口。

几年前，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上海浦江创新论坛上一语惊人：“如今，北京烤鸭 99% 都是英国樱桃谷鸭的鸭种。”

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也曾忧心忡忡地表示：中国的祖代鸡，几乎全靠进口。

在农作物的高端蔬菜领域，外国公司控制了 50% 以上的种子市场。西兰花、甜菜、青花菜等高端品种，洋种子占比更是超过 80%。

我们引以为豪的全国蔬菜生产大县——山东寿光，恰恰是洋种子的重灾区。从 2000 年开始，包括孟山都、先正达等在内的 30 多家国际种业巨头，纷纷涌入寿光。2008 年高峰时，洋种子占据了寿光 60% 以上市场。

卡脖子，都卡到我们碗里了！
最痛心的是，我国本是世界上生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。许多如今吊打中国的洋品种，最早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。

北京本地鸭 1870 年传入欧洲，当地人嫌太肥，没有流传开。上世纪 50 年代，英国农场主尼克森在一个叫樱桃谷的地方，经多年遗传实验、改良，进化出瘦肉型鸭，大受欢迎。

90 年代，这种叫樱桃谷鸭的品种，返销中国，打得本地鸭几乎绝迹。到今天，本地鸭只能在近郊看到几只，再也上不了餐桌。而英国樱桃谷公司，却成为全球最大的肉鸭公司，靠专利费赚得盆满钵满。

英国大约克夏猪，因为长得快、省饲料、肥肉少，和丹麦长白、美国杜洛克一起，称霸中国市场。但其实，大约克夏猪的体内，也流淌着中国华南猪的基因。

同样的例子，还有新西兰奇异果。一百多年前，一位新西兰老师从中国湖北带走了一粒猕猴桃种子，他回国后把种子交给了当地园艺专家，培育出味道更好的黄心猕猴桃，也就是奇异果。

如今，奇异果不但统治全球 1/3 的市场，还返销中国，价格也比国产猕猴桃高 10 倍。

你以为这就够痛心了？还有更痛心的。



蔬菜基地

“我们国家能造航母，能造大飞机，为何不能研发出好菜种？”

站在田间地头，北京新华社的一位记者被当地农民问得一脸蒙圈。

抱恨的，又岂止田间地头。

□ 张静波



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金库

转基因技术

中国手握全球 90% 以上的野生大豆豆种，并一直是大豆净出口国，如今我国 90% 的大豆依赖进口。

面对诸如上述“农夫与蛇”的故事，恨恨之余，更值得反思。

中国手握丰富的生物资源，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没有很好地去开发、利用，这才让别人有了可趁之机。

在孟山都之前，美国在 1898 年就盯上了中国的大豆。此后半个世纪，美国农业部先后数次派人到中国，每到一处，便拼命采集当地的大豆品种。

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几乎没人关心这些流失的“国宝”。这些国人眼中的田间杂草，到了大洋彼岸却成为珍贵的育种材料。

百年积累下来，美国已拥有 2 万份大豆材料，成为全球大豆资源最多的国家之一。

过去百年来，西方国家控制基因资源的动作不止于此。白羽肉鸡，这种如今统治世界的鸡种，最早起源于印度。19 世纪被英国人带回，后来美国人加入，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培育、杂交，最终形成优良基因，长得又快又大。

当我们开始觉醒的时候，与西方巨大的技术代差已经形成。

以猪种为例，当我们还在以体型、外貌来选育猪种时，对方已建起了种猪数据库。不少养猪场老总私下嘀咕：“育啥种，引几头猪是真的。”

在一度被洋种子“先玉

335” 抢占了一半市场的东北，有玉米育种工作者自嘲：“搞什么育种，一个‘先玉 335’就足够了。”

有种植户也说，“国外种子确实好”，别人不但品相好，还比国产种子多采一茬。

放弃自主育种，大量依赖进口，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：面对洋种子一再涨价，我们却无力还击。

在蔬菜种子市场，进口的按粒卖，国产的论斤卖。荷兰甜椒品种“蔓迪”，更卖到每公斤 18 万元，堪比铂金。就这样，还经常抢不到。

新华社一位记者曾赴山东、宁夏调研，结果被当地农民追问：“我们国家能造航母，能造大飞机，为何不能研发出好菜种，而要长期受制于美、日、韩等国？”

中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

但与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积累相比，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。更严峻的是，我们面对的是实力和规模数千倍于自己的对手。

“仅孟山都一家公司的研发实力，就足以匹敌整个中国！”有专家在对比中外种业后，曾这样唏嘘道。

这并非危言耸听。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，孟山都对种子还没有兴趣，其留给世人的印象也只是敌敌畏和越南战争中投下的致命橙剂。

但从 1995 年开始，短短三年，孟山都豪掷 80 亿美元，收购了至少 10 大型种子公司。其中，仅塞米尼斯一家，就提供了全球 26% 的蔬菜种子。

《纽约时报》当时的评论是：“孟山都有效控制了全球种子产业。”

高潮发生在 2018 年。那一年，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拜耳公司，通过收购孟山都，控制了全球 25% 的种子和农药市场。在此之前，陶氏和杜邦已合并，巴斯夫也接管了拜耳的种子业务，世界四大种子巨头横空出世。

在 2018 年全球十大种业

巨头营收排行榜上，中国本土企业仅有隆平高科一家入围，且其 5.2 亿美元的营收，不及孟山都的 1/20。若不是中化集团 2017 年收购了四大巨头之一的先正达，中国几乎又要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位。

有人估算过，中国 5800 家左右本土种子企业，全部销售收入加起来，仅相当于孟山都一家。这几乎就是小舢板与航空母舰之间的对决。

捉襟见肘之下，研发实力更是堪忧。中国前 50 强种子企业，研发总投入不到孟山都一家的 1/7。投入少，技术自然不行。

2012 年，种业达人、曾任职于孟山都的刘石在赴美考察后曾感叹：“中国种业技术落后世界至少 30 年。”

粮食，关乎一个国家的安全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：“如果你控制了石油，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。”很多人不知道，这句话其实还有下半句：“如果你控制了粮食，你就控制了全人类。”

历史反复证明：国家的兴衰与存亡，有时只在一粒种子之间。

中国这些年，虽然一直

坚守主粮安全这根红线，不曾发生过类似“惨剧”，但我们也时不时被人卡脖子，例如蔬菜。

中国 36% 的进口蔬菜种子来自日本。每年春季，国内代理商早早把钱打给日方，对方却迟迟不发货，理由是：价格还没敲定，可能要涨价！

难受？难受你也得忍着。“国内同品种的菜种又不行，你没得选择！”

主粮形势也不容乐观。事实上，2002 年至今，中国粮食进口量增长 800%，成为全球第一粮食进口国。

因此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：中国人的饭碗，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。

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更是史无前例地将种子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。会议提出，要加强种子资源保护和利用，加强种子库建设，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。同时，开展种源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，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。

不是我们太重视，实在是这个问题太要命。芯片输了，顶多被人卡脖子。种子战争要是输了，那是要饿肚子的。（选载自《华商周刊》）